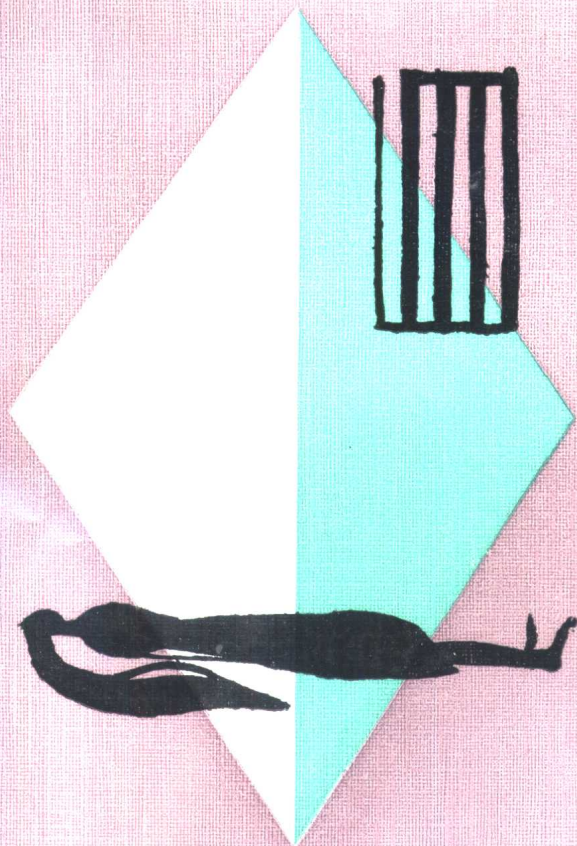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爱情与阴影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著
陈凯先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爱情与阴影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著 陈凯先译

(滇) 新登字01号

Isabel Allende

De amor y de sombra

根据PLAZA & JANES EDITORES
S. A., Barcelona, 1986年11月第八版译出

封面设计: 张守义

作家画像: 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爱情与阴影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陈凯先 译

责任编辑: 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印装: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11 000
1995年6月第2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 501—6 500

ISBN 7-222-01814-X/I·472 定价: 10.90元



伊莎贝尔·阿连德

高莽画

译者简介

陈凯先，杭州人，1943年生于重庆。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1979—1981去墨西哥进修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写出有关博尔赫斯的论文一篇。现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当代外国文学》编辑、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写有《从“堂吉诃德”看“百年孤独”》、《寓意深刻的“蜘蛛女之吻”》等论文二十余篇并译有《变戏法》（与人合作）、《军阀的影子》等西班牙拉美文学作品多种。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目前在国际文坛声誉颇高的智利当代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名字，我是在1982年年底发现的。记得那年10月，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事有凑巧，其不朽名著《百年孤独》重要章节的中译时值于是年经我编发，由《世界文学》刊出，向我国读者介绍，60年代声誉鹊起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便开始引起我国读书界和文艺界的注意。我下一个研究课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代“文学爆炸大师”之后的拉丁美洲文坛，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显示出什么样的态势？

在搜寻、浏览有关材料之际，一天，我忽然在1982年11月24日的西班牙《阿贝赛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智利青年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发表〈百年孤独〉的仿作》。消息的黑字标题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即感到，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线索。于是，我便定睛细读，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青年女作家是个记者，还是智利已故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亲侄女。她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名为《幽灵之家》的长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并已交由西班牙普拉萨—

哈内斯出版社出版。《阿贝赛报》虽然也认为这部小说“颇堪一读”，但却分析说，“这部长篇显然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仿作”，评价不是太高。看来，这位作家当时大概还没有什么名气，“小字辈”罢了。

小字辈？这正是我要物色的研究对象！我想，中国的读者恐怕也会对文学爆炸之后的拉丁美洲青年一代作家的表现发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就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来把握其人其作，终于在近几年内，把伊莎贝尔·阿连德的三部长篇，即《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埃娃·卢纳》以及两个短篇，即《两个词儿》、《复仇》的原文陆续找来并且全部读完了。我得出的结论是：伊莎贝尔·阿连德是80年代跃起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拉丁美洲文学新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时隔数年，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这位“小字辈”作家在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较之往昔，已非同日而语了。西班牙语文学评论界认为“伊·阿连德以其小说跻身于用塞万提斯的语言从事创作的最优秀的作家的行列”。可说是好评如潮。她目前极为走红，在国际文学界知名度很高，其作品十分畅销走俏，并一版再版，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引起国际读书界的浓厚兴趣。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作家是在拉丁美洲享有崇高威望的智利已故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但更应该承认，作家的成功最终还取决于她作品本身的质量。况且，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衡量，伊·阿连德还是拉丁美洲第一位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女性小说家，也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新时

期唯一有成就的女性作家。

伊·阿连德今日的成功，除了她的文学修养、创作上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之外，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读背景材料，我们知道：

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年生于秘鲁首都利马。其父托马斯·阿德连系萨尔瓦多·阿连德胞弟，曾任智利驻利马外交官。伊·阿连德三岁时，父母离异，她由母亲带回智利，在外祖父家中生活。外祖父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庄园主，性格复杂，脾气暴躁；外祖母会占星术及纸牌卜卦，且善讲神怪故事。伊·阿连德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学和写作的浓厚兴趣以及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舅父家庭藏书颇多，她从八岁起即开始大量涉猎欧美等国文学名著，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母亲善于诱导，是伊·阿连德儿时一切行动的指南。在与她同龄的女孩子还抱着布娃娃做游戏的时候，母亲就给她一个本子，并在她的卧室辟出一面墙，让她任意在上面涂画。于是，感情丰富的小伊莎贝尔就把自己蕴藏在脑海里的心愿、眼中看到的一切，在小本本上涂，在墙壁上画，享受着无限的乐趣。所有这一切，对她日后在文学创作中驾驭文字、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揣度与把握妇女心态、编织神秘的故事氛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后母亲再婚，继父也是外交官。作家虽得以随之遍游拉美、欧洲及中东各国，扩大眼界，但也不堪颠沛之累。15岁时，她回到祖国首都圣地亚哥。翌年，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智利机构任秘书之职，广泛接触新闻界。17岁，投身报界，开始记者生涯。1973年9月，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萨·阿连德总统罹难，伊·阿连德举家流亡委内瑞拉。她在

离开智利时，随身带了几杯祖国的泥土。到了委内瑞拉，她把这些泥土装在花盆里，种了几株勿忘我草，以寄托对祖国的拳拳情思。她虽客居委内瑞拉，但令她梦萦魂绕的仍然是她的故国山河。一个感情如此真挚丰富的作家，在她的作品里必然会深深地浸淫着对祖国、对整个拉美大陆前途和命运的忧虑。她在委内瑞拉仍继续进行新闻工作，公余从事文学创作。

1982年，伊·阿连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灵之家》面世，轰动拉美文坛，小说一版再版，作家一举成名。该书以大庄园主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沉浮枯荣为中心线索，通过两大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描绘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众多人物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错综复杂的经历和心态，从而展现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自半世纪伊始至70年代初期的历史嬗变，该书场景广、人物多、气魄大，堪称一部全景式的小说。

1984年，作家推出其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影》。小说问世后，再次受到西班牙语读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普遍欢迎。仅至1986年，即印行近10版，并多次被西班牙报刊排在最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的前列。这部描写一女记者因揭露军方暴行而暗遭报复险些死于非命的小说，不仅再次显示了作家卓然超群的才华，而且还表明作家对于作品的现实性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1987年，伊·阿连德笔耕丰收，接连发表长篇《埃娃·卢纳》及短篇《两个词儿》、《复仇》等多种作品。《埃娃·卢纳》一书用第一人称写成，叙述主人公埃娃·卢纳由一不谙世事的孤女成长为一名作家的曲折经历。《两个词

儿》、《复仇》等篇，仍一如既往，矛头直指军事独裁：前者写一依靠卖词为生的姑娘，替一独裁者起草竞选总统讲演稿，结果这个凶神恶煞般的暴君竟像一头被驯服了的美洲狮一样，听凭姑娘摆布，神志迷乱，等着末日来临。作家意在告示天下，她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有着震慑独裁者统治的神奇力量。后者写一荣获狂欢节女王称号的姑娘遭一军人蹂躏后复仇的故事，后军人受到良心责备，终于悔悟。作家显然用以提醒天良尚未完全泯灭的军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沉痛的反思。

1988年12月，伊·阿连德在国外流亡15年之后，终于回到圣地亚哥，并在智利伟大诗人聂鲁达的故居举行记者招待会，畅谈其文学创作动机。

伊·阿连德激情满怀地说，智利人民的集体不幸遭遇引起她强烈的激动，这就是她流亡国外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她要“象征性地再现我们美洲的历史”。确实，这正是作家强烈的民族整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生动表露。也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和信念，伊·阿连德才创作出多部优秀作品来。作家意在从80年代的历史高度，对拉丁美洲社会本世纪70余年的历史进程进行深邃而冷静的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拉美大陆未来的命运。

读《爱情与阴影》，我们可以深切地体味到小说所特有那种强烈的现实感。无论写景状物，叙事绘人，作家无不紧紧贴近拉丁美洲的现实，因而作品浸透着浓烈的拉美本土意识。此书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讲一名埃万赫利娜的农家女，常发癫痫病。发病时房舍震撼、禽畜飞舞、家具跳动，因此被视为“圣女”。中尉拉米雷斯却认为此乃妖孽惑

众，派人将其逮捕，毒打致死。女记者伊雷内几经寻踪，发现埃万赫利娜等人多具尸体，将军方暴行披露报端，于是全国大哗。但数日后伊雷内被冷枪所伤，生命垂危。其男友将其治愈后，两人化装出境，逃离这个暗无天日的国家。与创作第一部长篇《幽灵之家》不同的是，伊·阿连德用她那把犀利的解剖刀剖析和展示了那个未指名的拉丁美洲国家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即军事政变篡夺政权后的恐怖、血腥的统治。西班牙语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爱情与阴影》一书不仅是伊·阿连德创作生涯中的新的里程碑，而且还是西班牙语文学上一部具有影响的作品，因为作家无论在创作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尝试、新的探索、新的提高和新的突破。

伊·阿连德师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因而被称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她的作品中，故事情节的编织，往往“似真亦假，似假亦真”，虚虚实实，恍恍迷离，蒙上一种神奇的魔幻色彩，但又无不在情理之中，无不紧扣拉丁美洲的现实。她认为，“拉丁美洲各国尽管气候、种族、身份有所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某种同样的魔幻色彩，有着观察现实的同样方式。”^①还说：“我们的大陆是一块无需作家挖空心思进行想象的大陆。这里所展示的一切都是事实。”^②她与许多深谙此道的先辈大师一样，始终遵循魔幻现实主义“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创作原则，以新的实例有力地证明，

① 西班牙《阿贝赛报》，1982年11月24日。

② 奥·卡斯特利亚诺斯：《伊莎贝尔与幽灵》，古巴《波希米亚》周刊第25期，1987年6月19日。

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断言，已是过眼烟云或明日黄花，恰恰相反，它依然焕发着神奇的力量，为现实主义的拓展发挥着日益积极的影响。如在本书第一部，作家描写埃万赫利娜癫痫病发作时房舍震摇、家具跳动、禽畜飞舞等异常景观，就有着强烈的魔幻色彩。读者在惊奇之余，更多地还会萌生出对天真的、贫病交加的女孩子的同情，以及对倒行逆施的军人的仇视。凭借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伊·阿连德还赋予她笔下的善良人物某种神奇超常的力量，以寄托自己以及民众摧毁恶势力的希望。如描写宪警中尉拉米雷斯来逮捕埃万赫利娜时，这个瘦弱文雅的姑娘竟出其不意地朝中尉猛击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她继而上前一把抓住中尉的上衣，把他拎在半空，一直提到屋外，扔在院子里。随后她又拿起他的冲锋枪，扔进粪坑。这个场面，作家写来痛快淋漓，人心大快，但如果没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巧妙运用，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里，作家把幻想与现实交织，把荒诞不经与极为真实的生活细节交织，把各种不可能和可能交织，绝不是宣扬什么迷信，而是完全符合作家文学创作的初衷和题旨的。作家曾经说过，在创作手法上，她要“手持砍刀在大森林里开辟出一条路来”，看来她的确是付诸行动的。

善于刻画和塑造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心态，而不流于脸谱化和简单化，是伊·阿连德小说创作在当今强手如林的拉美文坛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本书中对于军警的描写，伊·阿连德并非一味地抹黑，而是留有余地，甚至还寄托着些许希望。女主人公伊雷内的未婚夫古斯塔伏·莫兰特上尉“高高的个子，潇洒的风度，就像王子一样”，成天“使的是计

算机、黑板，管理档案，制定战略”，“除了打靶外，没有放过枪”，但在政治上，却是十足的糊涂虫。他还以为“国家需要政治上的调整，需要建立秩序和纪律”，因此需要军事政变，需要镇压，殊不知自己已成了人民仇恨的对象。当他醒悟到这一点，特别是当他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未婚妻揭露出来的军方惨无人道的暴行，看到她为冷枪所伤时，他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颤。他虽然不会起而反抗军政当局，但却向伊雷内及其情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良好的祝愿，表现出一个普通公民的良知。伐乌斯蒂诺·里维拉军曹虽然好酒贪杯，也帮着他的长官干了不少坏事，但他良心倒未完全泯灭，对于灭绝人性的暴行，他也不以为然，最后把详细记有事情真相的笔记本交给了伊雷内，尽管自己到头来死于非命……而埃万赫利娜的哥哥普拉德里奥为了替妹妹报仇，逃出兵营，潜入杳无人迹的荒山，伺机以待，则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反抗行动。这些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也是自然的，符合客观实际的。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伊·阿连德对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似乎有着特殊的偏爱，她们是她的英雄：美丽、善良、勇敢、正直，值得令人尊敬和同情。如本书中的埃万赫利娜、伊雷内，还有教授夫人伊尔达、农妇迪格娜、女佣人罗莎，甚至老演员何塞菲娜·比安奇，无一不是作家树立的正面形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笔触细腻的作家，不仅极其热情地讴歌了这些女性的纯洁的爱情，而且还相当大胆地描绘了她们与恋人之间的情爱。如描写伊雷内的爱情变异，实际上也反映了女主人公对革命与正义的选择：未婚夫莫兰特虽然风度不凡，但却混迹行伍，肯定会和伊雷内自己的事业

背道而驰；而弗朗西斯科正气凛然，见义勇为，与女友势必一心一意。正因为如此，伊雷内和莫兰特少年时的情爱，只是一时的冲动和出于肉欲的需要，枯燥乏味；而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的情爱，就被渲染得炽烈、真诚、美好，充满诗意，全然没有任何邪念、淫欲，或者粗俗的暴露。作家显然是经过认真的研究和严肃的选择，才涉足这个被普遍视为畏途的敏感区域的。

被作家在脸盘上画上可笑的油彩的唯一女性，就是伊雷内的母亲贝阿特丽丝太太。这位出身中产阶级、已到抱外孙年龄的阔夫人还一味地涂脂抹粉，卖弄风情，勾引着一个小伙子作自己的情夫，这一段描写，足以暴露她生活极不严肃的一面；对于阿连德政府，她是极不赞成的，稍不如意，就敲打着平底锅，走上街头，抗议物品的匮乏，这一段的交代，可说是反映了她政治上的保守。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她所拥护的军政府，差一点要了她女儿的命。她虽然也爱女儿，也搞点慈善事业，但其人性中闪光的亮点毕竟不多。对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作家似乎要击一猛掌，促其醒悟。也许作家期待着她能够认识到，她女儿的不幸遭际，跟自己短视而顽固地支持军事政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其他如内心独白、闪回、时空转换等现代叙事技巧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笔法（小说中经常出现《百年孤独》开卷第一句那种句式）等等，作家也运用自如，游刃有余，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读者如认真研读，必有所获。总之，此书为近年来拉丁美洲文学中的精品，值得一读。况且，此书可读性颇高，决不会令读者诸君大打哈欠的。

本书共分三部分：《又一个春天》、《阴影》和《甜蜜

的祖国》。原书各部分均不分章，只用五个空行的距离将各大段落分开，中译从原文，希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林 一 安

1989年3月15日，北京，夕照楼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	又一个春天	1
第二部	阴影	85
第三部	甜蜜的祖国	193